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七十五

宦者傳

唐二

王守澄

劉克明

田令孜

楊復恭

劉季述

韓全海

張彥弘

張承業

王守澄者史亡所來元和中監徐州軍召還憲宗惑方

士說餌金丹多躁怒左右踵得罪禁中累息十五年正

月庚子夜守澄與內常侍陳宏志弒帝於中和殿按舊書本

傳止言陳宏慶弒逆而不及守澄憲宗本紀作帝暴崩或言陳宏志弒逆實錄止云帝崩於中和殿新書本紀

作宏志等反帝崩本傳又作守澄與宏志弒逆所載互異以暴崩告天下乃與梁守

謙韋元素等定冊立穆宗俄知樞密事文宗嗣位守澄

有助力進拜驃騎大將軍帝疾元和逆罪久不討故以

宋申錫為宰相謀因事除之不克更因其黨鄭注李訓

乘其罅於是流楊承和於驩州韋元素象州遣中人劉

忠諒追殺元素於武昌承和次公安賜死訓乃脅守澄以軍容使就第使內養齋醮賜死

劉克明亦亡所來得幸敬宗敬宗善擊毬好手博狎暱羣小遊戲無度四方爭以趨勇進嘗御三殿閱角觝有碎首斷臂者帝歡甚厚賜之夜分罷所親近既皆凶不逞又小過必責辱自是怨望帝獵夜還與宦官克明田務澄許文端及擊毬將軍石定寬蘇佐明王嘉憲閻惟直等二十八人羣飲既酣帝更衣燭忽滅克明與佐明

定寬弑帝更衣室矯詔召翰林學士路隋作詔書命絳  
王領軍國事明日下遺詔絳王即位克明等恃功將易  
置左右自引支黨顯兵柄於時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  
中尉梁守謙魏從簡與宰相裴度共迎江王發左右神  
策及六軍飛龍兵討之克明投井死出其尸戮之務澄  
等皆斬首以徇籍入冢貲又殺其黨數十人

田令孜字仲則蜀人也本陳氏咸通時歷小馬坊使僖  
宗即位擢左神策軍中尉始帝為王時與令孜同臥起

至是以其知書能處事又帝資狂昏故政事一委之呼  
為阿父而荒酣無檢賞賜伎子歌兒動鉅萬計國帑耗竭  
令攷勸帝藉京師兩市商旅寶貨舉送內庫有來訴者  
杖死令攷知帝不足憚則鬻官爵賜緋紫皆不以聞所  
在盜起上下相掩帝不及知時賢人無在者惟佞鄙沓  
貪相與備員而已左拾遺侯昌蒙通鑑作侯昌  
業與此異不勝憤  
指言豎尹用權亂天下疏入賜死黃巢陷東都令攷奉  
帝西幸步出金光門以羽林白馬載帝晝夜馳舍駱谷

時陳敬瑄方節度西川令孜兄也

舊書作令孜弟

故請帝幸蜀

有詔以令孜為十軍十二衛觀軍容制置左右神策護駕使至成都進左金吾衛上將軍兼判四衛事封晉國公帝見蜀陜陋稍鬱鬱北望流涕令孜伺間開釋因盛稱鄭畋王鐸程宗楚李鋌敬瑄方并力賊不足虞帝曰善初成都募陳許兵三千服黃帽名黃頭軍以捍蠻帝至大勞將士扈從者已賜而不及黃頭軍皆竊怨令孜黃頭將郭琪因夜燒營剽城邑敬瑄討敗之奔廣都遂走

高駢所帝聞變與令攷保東城自守羣臣不得見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極諫令攷匿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參軍使人沈於墓頤津賊平令攷欲歸重杜司以王鐸無功故罷都統又以楊復光召沙陀破賊功第一忌其逼已故薄其賞會復光死大喜即罷其兄復恭樞密使中人曹知慤富家子頗沈鷙賊在長安知慤集壯士倚山為屯陰教士卒變衣服言語與賊類者夜入長安攻賊營賊大懼帝聞擢內常侍聞帝將還因大言我且擁衆



大散關下閱羣臣可歸者納之令攷惡之密令王行瑜以邠州兵度嵯峨山襲殺其衆由是益自肆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帝以其專語左右輒流涕復光部將王建率義勇四軍迎帝西縣令攷以復光故纔投諸衛將軍養為己子別募新軍以千人為都凡五十四都分左右為十軍統之又遣親信覘諸鎮不附己者輒以罪陷之養子匡祐宣慰河中王重榮厚為禮匡祐傲甚重榮因數令攷罪責其無禮監軍和解乃去匡祐還訴令攷且

勸圖之令孜白以兩鹽池歸鹽鐵使即自兼兩池權鹽  
使重榮不奉詔表暴令孜十罪令孜自將討重榮率郃  
寧朱玖鳳翔李昌符合廊延靈夏等兵凡三萬壁沙苑  
重榮說太原李克用連和克用上書請誅令孜孜帝不  
從大戰沙苑禁軍敗孜與昌符各還本鎮皆恥為令孜  
用還與重榮合神策兵潰還略所過皆盡克用逼京師  
令孜計窮乃焚坊市劫帝夜啟開遠門出奔王建以義  
勇四軍扈帝夜亂牢水遂次陳倉克用還河中孜與重

榮連章請誅令孜令孜請帝幸興元不從遂以兵入寢  
殿逼帝夜出羣臣無知者宰相蕭邁等皆不及從孜勸  
興元節度使石君涉焚閣道絕帝西意邁惡令孜劫質  
天子生方鎮之難使孜進迎乘輿令孜奉帝發寶雞懼  
人圖已蒙面以行使王建以長劍五百前驅囊傳國璽  
授之次大散關道險澀帝危及難數矣孜長驅躡帝閣  
道毀帝走他道至興元孜重榮復表誅令孜安慰羣臣  
詔以令孜為劍南軍使留不去重榮請幸河中令孜沮

而止宰相邁率羣臣在鳳翔者表令孜顛國煽禍請誅之  
帝不省且詔重榮餉糧十五萬斛給行在重榮以令孜  
未誅不奉命孜乃奉嗣襄王煜即偽位孜敗帝乃得還  
京師帝病中外屬壽王令孜奔成都表解官求醫藥詔

可俄削官爵長流儋州

按通鑑從廣錄作端州

然猶依敬瑄不行

壽王即位是為昭宗出王建為壁州刺史建取利州自  
署防禦使因畧定閬卬蜀黎雅等州詔即置永平軍拜  
建節度使令孜謀與建連衡元朝廷以書召之建喜將

至敬瑄以建難制復卻之建怒進圍成都敬瑄窘迫遣  
令收登城謝建曰老夫久相厚何見困願為父子如初  
建然許令孜夜負印節投建明日入成都囚令孜碧雞  
坊卒為建所殺

楊復恭字子恪本林氏宦官楊玄翼養子復光從兄也  
復恭畧涉學術監諸鎮兵龐勛亂戰有功自河陽監軍  
入拜宣徽使權樞密使令孜頡威福中外莫敢亢惟復  
恭屢與爭得失令孜怒下遷飛龍使乃臥疾藍田令孜失

律僖宗出再幸山南復用復恭制置經畧多更其手車  
駕還遂代今收為左神策中尉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  
封魏國公實戶八百賜號忠貞啟聖定國功臣帝崩定  
策立昭宗賜鐵券加金吾上將軍遂擅朝政於是宰相  
韋昭度張濬杜讓能等為帝言大中故事請抑宦官帝  
亦稍厭復恭橫恣王瓌者惠安太后弟求節度使帝問  
復恭對曰臣祿傾漢三思危唐后族不可封拜陛下愛  
瓌任以他職可也不宜假節外藩恐負勢顯地不可制

帝乃止瓌聞怒甚至禁中見復恭詬辱之遂居中任事

復恭不欲分己權白為黔南節度使道興元而復光養

子守亮

按楊復光傳載復光養子守亮本傳既稱復恭為復光從兄而又以守亮為復恭兄子誤今改

正方領節度陰勸利州刺史覆瓿舟於江宗屬賓客皆

死以舟自敗聞帝知復恭謀深銜之復恭以諸子為州

刺史號外宅郎君又養子六百人監諸道軍天下威勢

舉歸其門守立為天威軍使本胡弘立也勇武冠軍人

畏之帝欲斥復恭懼為亂乃好謂曰卿子守立安在吾

欲令衛殿內復恭以守立見帝賜姓李名順節使掌六  
軍管鑰光寵既甚遂與復恭爭權相中傷暴發其私大  
順二年罷復恭兵出為鳳翔監軍不肯行因丐致仕詔  
可遷上將軍賜几杖使者還遺腹心殺使者於道適居  
高山俄入居昭化坊第第近玉山營而子守信為軍使  
數省候出入或告父子且謀亂時順節送領鎮海軍節  
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詔與神策軍使李守節率衛  
兵攻復恭治殺使者罪守信率兵拒戰會日入復恭與



守信舉族出奔遂走興元順節已斥復恭遂橫暴出入以兵從兩軍中尉劉景宣西門重遂察其意非常以狀聞有詔召順節輒以甲士三百人入至銀臺門呵止之景宣引順節坐殿廡部將嗣光審出斬之從者大譟出延喜門剽永寧里盡夕止於是鳳翔李茂貞邠州王行瑜華州韓建同州王行約秦州李茂莊同劾守亮納叛臣請出兵討罪宦尹惜傷其類執不可茂貞遂擅與行瑜出討自號興元節度使詔宰相書慢悖不臣帝為下詔

令茂貞行瑜討之景福元年破其城復恭守信亮守信奔  
閩州茂貞以子繼密守興元詔吏部尚書徐彥若為鳳  
翔節度使而以茂貞帥興元不拜請繼密為留後帝不  
得已授以節度使自是茂貞始彊復恭與守信亮等自閩  
州將北奔太原趨高山至乾元為韓建邏士所禽即斬  
復恭守信檻車送守信亮京師梟首長安市

劉季述者僖昭間擢累樞密使季茂貞得興元愈跋扈  
不軌宰相杜讓能與內樞密使李周謹及右神策軍中

尉西門重遂謀誅之師興為茂貞所敗京師震恐帝為  
斬重遂周謹以謝茂貞更以駱全瓘劉景宣代為兩中  
尉乾寧二年茂貞與王行瑜韓建以兵入朝殺宰相韋  
昭度李谿李克用率師討茂貞次渭北同州節度使王  
行實奔告景宣等曰沙陀十萬至矣請奉天子出幸避  
其鋒景宣方與茂貞睦故全瓘與鳳翔衛將閻主共脅  
帝狩岐王行實及景宣子繼晟縱火剽東市帝登承天  
門矢著樓闔帝懼暮出莎城士民從者數十萬至谷口

暍死者十之三夜為盜掠哭聲震山谷徙駐石門茂貞  
恐乃殺全瓊景宣及圭自解帝還京內官景務修宋道  
弼復專國政宰相崔胤惡之徐彥若王搏懼禍不解稍  
抑胤以和杜軍胤怒劾搏黨宦豎罷去俄賜死流道弼  
謹州務修愛州並死灞橋逐彥若於南海乃以季述王仲  
先為左右中尉疾胤尤甚時帝嗜酒怒責左右季述等愈自危  
乃外約朱全忠為援謀廢帝帝夜獵苑中醉殺侍女三  
人明日午漏上門不啟季述見胤曰宮中殆不測與仲

先率王彥範薛齊偓李師虔徐彥回總衛士三千人毀闕入是夜宮監竊取太子以入因嬙皇后令立太子黎明陳兵廷中召百官署奏皆畏死不敢違季述衛太子至紫廷院入思政殿遇者輒殺帝方坐乞巧樓見兵入驚墮於床將走季述仲先持帝坐以所持杖畫地責帝曰某日某事爾不從我罪一也數至十未止皇后出徧拜請勿驚大家有事唯軍容議季述出百官奏願奉太子監國陛下自頤東宮后趣帝如軍容語宮監掖帝出

思政殿后以傳國寶授季述就帝輦從者十餘人入囚少陽院季述液金以完鑄師虔以兵守之太子即位於武德殿帝號太上皇皇后為太上皇后大赦季述等皆以誅戮立威凡有寵於帝悉榜殺之殺帝弟睦王師虔尤苛察左右出入必搜索帝動靜輒白季述食自實進紙筆銅鐵皆不與方寒公主嬪御無食纊哀聞外廷皆告難於未全忠使以兵除君側全忠封肩書與季述季述以責肩肩曰姦人偽書從古有之季述易之乃與盟肩

謝全忠曰左軍與盾盟不相害然僕歸心於公全忠得書恚曰季述使我為兩面人自是始離天平節度副使李振亦勸全忠討季述乃遣振至京師與盾謀時都將孫德昭董從實為仲先所辱常憤悅盾因密結德昭謀反正德昭邀別將周承誨期十二月晦伏兵安福門待旦仲先乘肩輿造朝德昭等擒斬之叩少陽院呼曰逆賊斬矣以賊首獻宮人毀扉出帝御長樂門羣臣稱賀承誨馳入左軍執季述彥範至樓前盾先戒京兆尹鄭

元規集萬人持大梃帝詰季述未已萬梃皆進二人同  
死梃下遂尸之兩軍支黨死者數十人中官奉太子遁  
入左軍收傳國璽全忠愷送賊黨程巖至京師斬於市  
季述等夷三族以德昭檢校太保靜海軍節度使從實  
檢校司徒容管節度使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氏李  
曰繼昭曰彥弼承誨亦賜姓名曰李繼誨並檢校司徒  
邕管節度使視宰相秩皆號扶傾濟難忠烈功臣圖形  
凌煙閣留宿衛十日乃休竭內庫珍寶賜之師虔與徐



彥回尋誅

韓全誨張彥弘者皆不知所來並監鳳翔軍全誨入為  
內樞密使劉季述既誅崔胤陸扆上言自中人典兵王  
室愈亂臣請主神策左軍以扆主右則四方藩臣不敢  
謀昭宗不決季茂貞語人曰崔胤奪軍權未及手志滅  
藩鎮矣帝聞召問季繼昭等皆曰臣世世在軍不聞書  
生主衛兵且罪人已得持軍還北司便帝乃以全誨為  
左神策中尉彥弘為右皆拜驃騎大將軍表易簡周敬

容為樞密使脗怒約京兆鄭元規遣人狙殺之不克全  
誨等因諷茂貞留選士四千宿衛以李繼筠繼徽總之

脗亦諷朱全忠內兵三千居南司

按通鑑止載茂貞留  
兵宿衛而不言全忠

內兵攷舊書昭宗本紀薛史梁紀皆不載全忠  
遣兵宿衛事新書本傳所載蓋從唐補紀之說以婁敬

恩領之韓偓聞岐汴交戍數諫止脗不聽議者知京師  
不復安矣全誨彥弘及彥弼合勢恣暴中官倚以自驕  
帝不平有斥逐者皆不肯行脗固請盡誅之全誨彥弘  
見帝祈哀帝知左右漏言始詔囊封奏事宦人更求麗

妹知書者數十人侍帝為內訶由是胤計多露始張濬  
判度支楊復恭以軍貲乏奏假鹽麩一歲之入以濟用  
遂不復還至胤乃白度支請如舊制全誨摘李繼筠訴  
軍中匱甚請割三司隸神策帝不能卻詔罷胤領鹽鐵  
胤銜之全誨等懼帝誅已與繼誨彥弼繼筠交通謀亂  
令狐渙請召胤及全誨等宴內殿和解之韓偓謂不如  
顯斥一二柄臣許餘人自新妄謀必息不然皆自疑禍  
且連難和解之凶熯益肆帝乃止胤時陰結全忠與茂

貞為敵茂貞欲帝幸鳳翔為急詔令全忠入朝又詔書曰帝反正公之力而鳳翔入朝引功自歸今若後至必見討全忠得詔悉師討全誨帝以為忠又欲其與茂貞同功即詔并力令肩詔二鎮書示帝意全忠取同州汴兵凡七萬威震關中全誨等泣奏曰全忠且至欲脅陛下幸關東將謀傳禪願至鳳翔合義兵討之帝未許方在乞巧樓全誨縱火其下逼帝降樓乃決西幸帝出惟皇后諸王數百騎為衛天復元年十一月壬子全誨

等遂火宮城茂貞以帝居盤屋全忠取華州下令自釋  
曰吾被詔入朝而逆臣全誨震驚天子脅乘輿出遷暴  
露草莽吾當入對言狀胤使王溥見全忠請西迎天子  
全忠發赤水胤率百官迎全忠灞橋入舍長安一昔而  
西茂貞聞全忠至以帝入鳳翔從臣纔三四人全忠遣  
楊達裴鑄入鳳翔奉表天子汴部將康懷英襲破李繼  
昭於武功禽馘六千級全誨懼請救於李克用克用詔  
全忠書勸執胤洗海內諉全忠不答進屯鳳翔東偏帝

遣人詔全忠班師使者再往全忠聽命引兵攻邠州李  
繼徽嬰城三日乃降質其妻復使繼徽守回壁三原  
與鄭元規至三原邀說全忠時李克用部將李嗣昭救  
鳳翔戰數不利遁還河東盾復說全忠乃定計迎天子  
以精甲五萬與茂貞決戰岐兵敗全忠軍進攻東城焚  
橋廩戰部將李繼寵出降茂貞懼密圖誅中官以紓難  
先詔書全忠請奉乘輿還宮全忠許之然軍稍薄城岐  
軍皆無鬪志諸鎮見崔胤檄皆狐疑不出師唯青州節

度使王師範取兗州襲華州李克用攻晉州以為援全忠懼圍益急帝乃定計歸全忠以紓近禍三年正月茂貞請誅全誨等與全忠連和奉車駕還京帝喜即遣內養四十人收全誨彥弘等斬之易簡敬容皆死即詔第五可範為左軍都尉繼筠繼誨彥弼皆伏誅是夜並誅內諸司使韋處廷等二十二人悉囊其首詔學士薛貽矩送全忠全忠大喜徧告軍中以姚洎為岐汴通和使全忠詔茂貞書曰宦者乘陴詈不已曰稟王旨信乎茂

貞懼復誅小使李繼彛等十人於是開壘門全忠猶攻  
北壘帝遣宮人寵顏賜御中箱寶器使罷兵又捕殺中  
官七十人全忠亦使京兆誅黨與百餘人令朱友倫以  
兵衛帝還京師盾全忠議盡誅第五可範等八百餘人  
於內侍省哀號之聲聞於路留單弱數十人備宮中灑  
掃於是追諸道監軍所在賜死財產籍入詔以中官脅  
遷狀及全忠迎乘輿本末告方鎮罷監軍院視國初故  
事以三十人為員衣黃衣不得養子內諸司皆歸省寺



兩軍內外八鎮兵悉屬六軍全忠還汴州初帝懲幽辱能勵心庶政數召見羣臣有志中興而肩以爭權外召彊臣劫朝廷以相吞齧君側雖清而全忠勢遂張唐室以亡投鼠敗器良堪太息

張承業字繼光唐僖宗時宦者也本姓康幼為內侍張泰養子李克用兵擊王行瑜承業數往來兵間晉王喜其為人及昭宗為李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乃先遣承業使晉以道意因以為河東監軍其後崔肩誅宦官宦

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克用憐承業匿之斛律寺昭宗崩乃出復為監軍晉王病革以存勗屬承業存勗凡事之存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凡蓄積金粟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存勗之業者承業之功為多自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及諸公子在晉陽者一切以法繩之權貴皆斂手存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錢捕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歲錢不可得存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為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

帶幣馬為贈存勗指錢積呼繼爰小字以語承業曰和哥乏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為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存勗以語侵之怒對曰臣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乃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存勗衣泣曰臣為王惜庫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奮拳毆寶罵曰閻寶朱溫之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誣毀自容耶存勗母曹氏聞

之使召存勗存勗性至孝聞召甚懼乃酌兩卮以謝承業不肯飲存勗入內其母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咎之矣明日其母與存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盧質嗜酒傲慢存勗深嫉之承業乘間請曰盧質嗜酒無禮臣請為王殺之存勗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也質因此獲免天祐十八年存勗已諾諸將即皇帝位承業方卧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復唐社稷雪國家之讐言今元兇未

滅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初心不可存勗謝曰此諸  
將意也承業曰梁唐晉之仇賊天下共惡之王能為天  
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  
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  
者存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  
之誤老奴矣肩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同光元年贈左武  
衛上將軍謚曰正憲

按朱子綱目於承業之卒書唐特  
進河東監軍子承業之不忘唐也

歐史以承業卒於後唐遂編入五代當晉王存勗稱帝  
承業不食而死足徵無臣事後唐之心伏請通鑑輯覽

御批承業乃心唐室始終不渝洵為錚錚佼佼茲恪遵  
大聖人褒予之論將承業改歸唐宦官謹識

五代

張居翰

馬紹宏  
孟漢瓊

張居翰字德卿故唐掖廷令張從政養子昭宗時為范  
陽軍監軍與節度使劉仁恭善天復中大誅宦者仁恭  
匿之大安山以免其後梁兵攻仁恭仁恭遣居翰從晉  
王攻梁潞州以牽其兵晉遂取潞州以居翰為昭義監  
軍莊宗即位與郭崇韜並為樞密使莊宗滅梁而驕宦

者因以用事崇韜又專任政居翰默默苟免而已魏王破蜀王衍朝京師行至秦川而明宗軍變於魏莊宗東征慮衍有變遣人馳詔魏王殺之詔書言誅衍一行已印畫居翰發視以為殺降不祥乃以詔傳柱指去衍字改為一家時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餘人皆獲免莊宗遇弒居翰見明宗於至德宮求歸田里天成三年卒於長安年七十一居翰雖為樞密使而不用事有宣徽使馬紹宏者嘗賜姓李頗見用然誣殺大臣黷貨賂專威福取怨天下左右狎暱黃門內養之徒

也是時明宗自鎮州入覲奉朝請於京師莊宗疑其有異志陰遣紹宏伺其動靜紹宏反以情告明宗明宗自魏而反天下皆知禍起於魏孰知啟明宗之二心者皆紹宏始也耶崇韜已破蜀莊宗信宦者言疑之然崇韜之死莊宗不知皆宦者之為也當此時舉唐之精兵皆在蜀使崇韜不死明宗入洛豈無西顧之患其能晏然取唐而代之耶及明宗入立又詔天下悉捕宦者殺之宦者亡亂山谷多削髮為浮屠其亡至太原者七十餘



人悉捕殺之都亭驛流血盈庭明宗晚而多病王淑妃  
專內以干政宦者孟漢瓊因以用事秦王入視明宗疾  
已革既出聞哭聲以為帝崩矣乃謀以兵入宮者懼不  
得立也大臣朱弘昭等方圖其事議未決漢瓊遽入見  
明宗言秦王反即以兵誅之陷秦王大惡而明宗以此  
飲恨而終後愍帝奔於衛州漢瓊西迎廢帝於潞廢帝  
惡而殺之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七十六

宦者傳

宋一

竇神寶

王繼恩

李神祐

劉承規

閻承翰

秦翰

周懷政

張崇貴

張繼能

衛紹欽

竇神寶初為黃門太平興國中從軍太原擢甲登城中  
流矢稍遷入內高品監并州戍兵屢出襲賊前後破砦  
三十六斬千餘級因築三砦詔褒之九年命與尹憲屯  
夏州時岌伽羅臙等十四族久叛神寶率兵大破之焚  
其廬帳斬千餘級虜獲甚衆雍熙中遣使綏宥麟府募  
邊部願攻契丹者神寶上言由此或生邊隙乃止俄轉  
殿頭高品淳化中使河東閱視堡柵兵騎慕容德豐自  
邢臺徙延州未至詔神寶乘傳權州事環州近邊內擾

與陳德立討之破牛家族二十八部且規度通遠入靈武路就命環慶同駐泊牛家族復結衆叛又破之獲渠帥九人西戎寇虜以兵援之用勞遷供奉官與田紹斌部送靈州芻糧即命駐泊李繼遷入寇與慕容德豐襲破其堡砦焚帳幕獲人畜數萬計遷內殿崇班至道初繼遷再寇靈武神寶遣人間道告急賊圍之歲餘城中糧竭潛遣人市糴河外宵運以入間出兵擊賊賊引去以功拜西京作坊副使遷西京左藏庫副使出使靈武

還授供備庫使咸平中出為高陽關鈴轄徙貝冀巡檢  
會原州野狸族三千餘衆徙帳於順成谷與熟魏族接  
戰詔神寶和治之至則定其疆界令悉還舊地入為內  
侍右班副都知真宗朝陵與劉承珪同掌大內事大中  
祥符初累遷西京左藏庫使兼掌往來國信神寶蒞職  
精恪性吝嗇畜貨鉅萬天禧初以皇城使罷內職三年  
卒錄其養子守志為入內供奉官

按宋史此下有王仁春傳無事蹟可錄今

刪其附載內侍贈官養子之制仍節錄附神寶傳後謹識

宋制內侍都知押班不領

他職淳化至道後皆內殿崇班以上兼充多至諸司使  
有領觀察使者沒皆贈官又內侍許養一子開寶四年  
以其爭財起訟詔自今滿三十無養父者始聽養子仍  
以其名上宣徽院違者準前詔抵死

王繼恩陝州陝人初養於張氏名德鈞開寶中求復本  
宗太祖許之賜今名累為內侍行首會討江南與竇神  
興等部禁兵及戰船抵采石雍熙中率師屯易州為天  
雄軍駐泊都監自岐溝關君子館敗後河朔諸路為契

丹所擾城壘多圯與翟守素田仁明郭延濬分路按行  
增築之淳化五年加昭宣使勾當皇城司李順亂成都  
命為劍南兩川招安使率兵討之許以便宜馬步軍都  
軍頭王杲崇儀使尹元分道討賊並受繼恩節度繼恩  
由小劍門路入研石砦破賊斬首五百級逐北過青疆  
嶺平劍州進破賊五千於柳池驛斬千六百級賊衆望  
風奔走殺戮溺死者不可勝計又克綿閬二州至成都  
破賊十萬餘斬首三萬獲順朝議賞功中書欲除宣徽

使太宗不欲宦官預政事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

宣政使序位昭宣使上以授之

按古來宦官之稱忠良者自後漢呂強後唐張

承業而外類不數見而饋軍誤國之徒史策相望是以人主用之止宜備掖庭洒掃之役委之戰陣非其職矣

宋初踵唐弊使內侍典兵寢至重貫梁師成種權恣橫釀成禍敗未必非太宗貽謀之不善也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謂太宗於王繼恩雖不與宣徽之除而命之領兵已屬乖舛試千古定論恭錄識之

進領順州路

防禦使繼恩握重兵久留成都轉餉不給專以宴飲為務出入奏音樂令騎執博局棋枰自隨威振郡縣僕使恣橫所部剽掠子女金帛無鬪志餘賊迸伏山谷間郡



縣有復陷者帝聞命入內押班衛紹欽同領其事又遣  
樞密直學士張鑑等乘傳督其捕賊議分減師徒出蜀  
境以便糧運麾下高品王文壽領卒二千分遂州路追  
討御下嚴急士卒皆怨一夕卧帳中指揮使張嶙遣卒  
殺之時嘉州賊帥張餘有衆萬餘嶙以所部合之賊勢  
甚盛奏至帝令巡檢程道符諭旨招撫亡卒斬嶙函首  
送繼恩皆自拔來歸因使為鄉導擊賊悉平之太宗崩  
加領桂州觀察使繼恩初事太祖特承恩顧及崩夕太

宗在南府繼恩中夜馳詣府邸請太宗入太宗忠之自  
是寵過莫比喜結黨邀名譽或乘間薦外朝臣由是輕  
薄好進者從之交每以多寶院僧舍為期真宗初繼恩  
益豪橫頗漏泄機事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緘題往來多  
請託素與胡旦善時將加恩密委其為宸辭又士人詩  
頌盈門帝惡其朋黨黜為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籍  
沒貲產多得蜀土僭擬物咸平二年卒於貶所大中祥

符三年特詔追復官爵

按宋史此下有李神福  
傳無事蹟可錄今刪

李神祐開封人初以養父繼美任授殿頭高品開寶二年從軍太原時詔下緣邊和市軍儲已五日車駕在潞州慮擾民令神祐馳驛止之一夕而及攻晉陽甲士既陣敵潛縱火焚梯衝亟命神祐部衛兵為援斬戮甚眾餘悉潰去土寇周瓊等叛又副尹崇珂討平之六年隨曹彬南征克關城擒偽將朱令贇馳入獻捷太宗即位遣南作坊副使錢徽歸朝命往按府藏之積再駕太原領工徒千人備繕甲兵劉繼元納降款太宗陳儀衛城北

臺以受之繼元移時未至神祐單騎入城引繼元至燕  
薊用師命與劉廷翰統精騎為大陣之援又令率兵屯  
定州以備契丹太平興國六年滑州治河防材葦未具  
命馳往垣曲伐薪蒸四百萬以濟其用累遣洛苑使真  
宗北巡為天雄軍都監子城內巡檢時北兵充斥道路  
阻塞命神祐單騎諭密旨於諸將敵騎數百忽至神祐  
周麾而呼若名伏兵敵懼而逃遂達其命景德初帝幸  
澶州領隨駕壕砦三年遷入內都知從東封還遷南作

坊使時內侍將遷秩命神祐第其勤狀帝親閱而叙遷之有范守遜皇甫文史崇貴張延訓等皆嘗有譴而互陳勞効且言神祐等品第非當泣訴於帝帝怒恚傳其官神祐坐削職尋掌御厨大中祥符七年卒

劉承規字大方楚州山陽人建隆中補高班太宗即位超拜北作坊副使時衆帥陳洪進歸朝遣承規疾置封具府庫會土民嘯聚為寇承規與知州喬維岳率兵討定之太平興國四年命率師屯定州以備契丹又護滑

州決河至道中與周瑩同簽書提點樞密宣徽諸房公  
事仍加六宅使承規懇辭帝雖不許而嘉其退讓咸平  
三年遷北作坊使時邊境未寧議修天雄軍城壘命承  
規乘傳經畫遷宮苑使帝詢承規西事請益環州木波  
鎮戍兵以為諸路之援從之大中祥符初議封泰山以  
掌發運使遷昭宣使祀汾陰復命督運議者以自京至  
河中由陸則山險具舟則湍悍承規決議水運凡百供  
應悉安流而達禮成進宣政使應州觀察使五年以疾

屢求致仕弗許詔特置景福殿使名以寵之班在客省使上仍改新州觀察使承規以廉使月廩歸於有司手詔褒美本名承珪以久疾羸瘵帝為取道家易名度厄之義改珪為規疾甚解務還私第尋卒贈右衛上將軍鎮江軍節度謚忠肅後加贈侍中承規事三朝以精力聞掌內藏三十年檢察精密制定權衡法性沈毅徇公帝深倚信尤好伺察人多畏之遇事亦或寬恕鑄錢工常訴本監前後盜銅瘞地數千斤承規佯為不納因密

遣人發取還官不問其罪頗好儒學喜聚書間接文士  
質訪故實咸平中朱昂杜鎬編次館閣書籍錢若水修  
祖宗實錄其後修冊府元龜國史及編著讐校之事承  
規志典領之自寢疾惟以公家之務為念遺奏求免贈  
賻帝甚嗟惜之

閻承翰真定人事太祖以謹愿稱太宗時擢為殿頭高  
品稍遷內侍供奉官內殿崇班先是八作司材木頗有  
隱弊承翰建議於都城西置場以給之雍熙中知廣州



徐林復奏轉運使王延範不軌狀遣承翰馳往鞠之拷掠過苦延範竟坐誅李順亂蜀命為川峽招安都監賊平授西京作坊副使真宗即位改西京作坊使內侍左班副都知咸平三年河決鄆州王陵埽遣承翰護塞時議徙鄆州以避河患又詔承恩與工部郎中陳若拙來傳規度徙於舊治之東南五年帝以承翰涖事勤恪令代韓守英為鎮定高陽關三路排陣都鈐轄時中山屯兵甚衆艱於飛輓承翰請鑿渠引唐河水自嘉山至定

州三十二里又至蒲陰東六十二里合沙河經邊吳泊  
入界河以濟饋運亦可旁為方田帝嘉而從之渠成人  
以為便優詔褒之景德初契丹謀侵順安軍詔承翰發  
雄霸精兵與荆嗣張延同築壘禦之俄又遣詣德清軍  
規度重修城壘二年加領廉州刺史勾當羣牧司條上  
馬政遂兼羣牧副使時契丹結好以承翰領國信司多  
所規置大中祥符四年遷內園使左班都知領獎州團  
練使坐擅用羣牧司錢贖金十斤六年帝製內侍箴賜

之承翰表請刻石省中明年建應天府為南京作瀉慶  
宮設太祖太宗像遣承翰自京奉往授南作坊使入內  
都知未幾卒

秦翰字仲文真定獲鹿人十三為黃門開寶中遷高品  
太平興國四年崔彥進領衆擊契丹翰為都監以善戰  
聞太宗賞異謂可屬任淳化四年補入內押班趙保忠  
叛命李繼隆率師問罪翰監護其軍次延州翰慮保忠  
遁逸即乘驛先往矯詔安撫師至翰又諷保忠郊迎因

並驅而出保忠遂就擒

按宋史夏國傳載趙保忠為趙光嗣開之別室開門迎繼隆繼

隆乃執保忠送汴並非秦翰諷使郊迎以致就擒也所載互異

以功加宗儀副使咸平

中河朔用兵為鎮定高陽關排陣都監敗契丹於莫州

追斬數萬盡奪所掠老幼徙定州行營鈴轄王均之亂

為川峽招安巡檢使時上官正與石普不協翰恐生事

為和解之親督衆擊賊中流矢不却五戰五捷遂克益

州至廣都斬首千餘級還遣內園使領恩州刺史出為

鎮定高陽關前陣鈴轄徙後陣破契丹兵二萬俘其大

將等十五人又為邠寧涇原路鈐轄兼安撫都監率所部  
按行山外各部帥諭以恩信凡三千餘帳相率內附未  
幾康奴族拒命翰與陳興許均深入擊之斬級數千焚  
其廬帳獲牛馬甚衆復與陳興曹瑋破童埋族於武延  
川詔書嘉獎景德初車駕北巡先遣翰乘傳往澶魏裁  
制兵要充邢洺路鈐轄與大軍會德清軍張犄角之勢  
又召為駕前西面排陣鈐轄管勾大陣翰即督衆環城  
浚溝以拒契丹功畢契丹兵暴至翰不脫甲冑七十餘日

契丹通好令率所部還京師加宮苑使入內都知出為  
涇原儀渭鈐轄先是西鄙無藩籬之蔽翰規度要害鑿  
巨塹計工三十萬數年而成役不煩民就遷皇城使入  
內都知以寵異焉大中祥符初改昭宣使又為羣牧副  
使祀汾陰時夏州屬戶有擾境上者即遣往雕上按巡  
邊部翰至事寧復還扈從凡行在諸司細務悉令裁決  
不須中覆禮畢加領平州團練使八年營葺大內詔翰  
參領其事暴卒贈貝州觀察使翰侗儻有武力以方略

自任前後戰鬪身被四十九創李繼遷之未賓也翰因使常出入其帳中間白太宗言臣一內官不足惜願手刺此賊死無所恨太宗嘉其忠翰性謙謹接人以誠信輕財好施與將士同休戚故衆樂為用其歿也禁旅有泣下者

周懷政并州人父紹忠從太宗征河東得懷政於亂屍間養為子給事禁中累至入內高品天禧二年累遷左藏庫使仁宗為皇太子命為入內副都知管勾左右春

坊轉左騏驎使三年領英州團練使加昭宣使懷政日  
侍內庭權任尤盛於是附會者頗衆往往言事獲從同  
列位望居右者必排抑之中外帑庫皆得專取因多入  
其家性識凡近酷信妖妄有朱能者本單州團練使田

敏廝養

按東都事畧作本永興  
軍民家廝養與此異

性凶狡賂懷政親信得

見因與侍卒姚斌妄談神怪以誅之懷政大感援能至  
御藥使領階州刺史俄於終南山修道觀與劉益輩造  
符命託神言國家休咎否臧大臣朝廷屢言其妄適帝



得疾自疑不起嘗枕懷政股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

東按

都事畧載真宗以疾因與周懷政謀欲令太子監國此懷政潛謀竊發傳位太子之由來也宋史本傳不載今

據增輯伏請通鑑輯覽

仰批

謂真宗以國家大事謀及宦官幾至釀成禍亂為始事

不臧誠千古之正

論恭錄識之 懷政東宮官也出告寇準已而事泄準

罷丁謂等因疎斥懷政使不得近懷政懼獲譴不自安

四年七月潛與客省使楊崇勳內殿承制楊懷吉等謀

以二十五日竊發殺丁謂復相寇準奉帝為太上皇而

傳位太子崇勳等密告丁謂謂即夜至曹利用第計

議翼日利用入奏真宗怒令曹瑋與崇勳鞫訊懷政具服命斬於城西普安寺懷政既誅亟遣入內供奉官盧守明鄧文慶馳驛永興捕朱能能偵知使者至衷甲出殺守明以叛詔遣內殿承制江德明入內供奉官于德潤發兵捕之能衆潰入桑林自縊死坐與懷政能交結相稱薦者皆論罪降寇準太常卿再貶道州

張崇貴真定人太祖時為內中高品遷殿頭太平興國中錢俶納土命馳往闕城防儲侍之數親征太原從崔

彥進李漢瓚先路視水草淳化四年命乘傳之延州招  
羌人之內附者轉內班右班押班就命管勾廊延屯兵  
李繼隆討李繼遷詔崇貴以延安兵犄角進討及擒趙  
保忠留崇貴與石霸守綏州徙平夏民以實之繼遷扼  
橐駝路驅脅內屬羌人崇貴與田敏率熟倉族戰於雙  
垣斬二千餘級連詔褒諭繼遷走漠中遣將趙光祚張  
浦求納款會於石堡砦崇貴椎牛醢酒犒諭之既而繼  
遷貢橐駝名馬待罪遣崇貴往賜器幣茶藥衣物至道

元年進崇儀副使內侍右班副都知時繼遷復叛圍靈州急廷議棄之未決命崇貴與馮訥乘傳往議其事乃益兵固守就命為靈環慶州清遠軍路監軍又為排陣都監真宗立遷洛苑使右班都知管勾并州軍馬繼遷

按李繼遷賜姓名趙保吉據宋史夏國傳在淳化二年非真宗時事本傳繼遷名數見而於真宗立下忽稱保吉殊未畫一今並改為繼遷謹識復修貢詔以定難節度授之命崇貴

持詔賜衣帶器幣還加六宅使延平元年命管勾鄜咸屯兵泊延安改注泊都監又為鈐轄其後繼遷復與熟

戶李繼福為隙因緣內擾崇貴與張守恩共擊之焚廬  
舍獲背畜器甲牲口甚衆四年詔歸領獎州刺史復涖  
鄜延仍制置沿邊青白鹽事與衛超領軍入敵境焚廬  
舍帳幕獲康糗牛羊屢詔契丹事傳遞以聞願身當一  
隊為前鋒詔不允景德元年繼遷死其子德明尚幼崇  
貴移書諭以朝廷恩信德明請俟釋服稟命詔書慰撫  
自是邊防事宜經制小大皆崇貴專主之二年春召赴  
闕面授方略三年以德明誓表來上崇貴因請入朝許之

以功拜皇城使內侍左右班都知領博川團練使又持  
旌節誥命授德明四年使還會車駕上陵崇貴入對瓊  
林苑即命為行宮使是秋復還延安大中祥符元年加  
昭宣使崇貴在邊久識羌人情偽西邊畏服二年上言  
久去鄉里願得告歸葬父母許之錫與甚厚復命為都  
鈐轄提舉榷場四年卒贈豐州觀察使

張繼能字守拙并州太原人以黃門事太祖太平興國  
初從軍河東命主城南洞屋以勞遷高品契丹入侵命

為高陽鎮定路先鋒都監從崔彥進戰長城口多所俘  
馘明年又與彥進敗契丹於唐興口轉殿頭高品雍熙  
中監李繼龍軍討夏州俄徙護定州屯兵領驍捷卒三  
千屯五回嶺端拱初遷入內殿頭從趙保忠討李繼遷  
保忠薦其有材命與保忠同經略其事代還掌內弓箭  
庫淳化三年與白承睿護芻粟入靈武會繼遷寇邊命  
繼能承睿與知靈州侯延廣領驍卒五千同主軍務俄  
留為本州都監又與田紹斌同掌積石砦就遷內供奉

官靈環慶清遠軍後陣都監與西人轉鬪敗走之累遷  
涇原儀渭都巡檢使咸平三年王均之亂命為川峽兩路  
招安巡檢使成都平留為利州招安巡檢尋召歸復為  
邠寧駐泊都監夏人寇清遠軍營於積石河繼能與楊  
瓊馮守規在慶州逗遛不赴援致陷城堡又焚棄青岡  
砦特詔下御史府免死長流儋州景德二年會赦還為  
內侍省內常侍又為陝西捕賊巡檢獲千餘人改內殿  
崇班四年宜州卒陳進為亂詔曹利用張煦為廣南東



西路安撫使張從古及繼能副之發荆湖蘄黃兵致討賊潰乃斬進并其黨利用分兵捕餘寇遣于德潤馳奏授利用引進使煦如京使從古莊宅副使繼能供備庫使餘俱進秩有差東封留繼能為京舊城內巡檢鈐轄大中祥符二年擢入內內侍省副都知七年為涇原儀渭鎮戎軍兩路鈐轄未幾徙鄜延都鈐轄先是內屬戶殺漢口者止罰孳畜繼能則麗於常法繇是西人畏而不敢犯德明雖受朝命而羌部寇邊不絕繼能日課卒

截竹為簽署字具上且言以備將士記殺獲功狀賊聞之甚懼歸朝涖羣牧九年坐前護修莊穆皇后陵摧陷左授西染院使掌往來國信天禧初為西京左藏庫使三年遷崇儀使以衰老求解職轉內園使掌瓊林苑五年卒特贈汀州團練使總能性沈密知兵頗勇敢喜讀書然好治生晚年急於聚畜衆以此少之

衛紹欽開封人以中黃門給事晉邸太宗即位補入內高品甚被親倚從征太原命督諸將攻城劉繼元降命

領驍卒先入城燒其營柵遷殿頭高品雍熙二年擢入  
內西頭供奉官淳化五年加崇儀副使李順之亂與王  
繼恩同領招安捉賊事遇賊鬪學射山南又攻清水壩  
破雙流砦招降數萬衆斬千餘級順死餘黨保險為寇  
又與楊瓊扼要路邀之擒斬萬餘人遣別將曹習捕餘  
賊於安國鎮斬三百級時賊尚擾嘉眉又遣內殿崇班  
宿翰討之兩川平召還深被褒勞真宗嗣位拜宮苑使  
景德二年改皇城使從幸河朔命為車駕前後行宮四

面都巡檢次澶淵命領扈駕兵守河橋厯掌三班院皇

城儀鸞翰林司卒

按宋史此下有石知顯  
傳無事蹟可錄今刪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七十七

宦者傳

宋二

楊守珍

韓守英

藍繼宗

雷允恭

閻文應

任守忠

張惟吉

石全彬

甘昭吉

李憲

張茂則

李舜舉

李繼和

梁從吉

楊守珍字仲寶祥符人為內黃門習書史善射通兵  
略選為環慶路走馬承受公事契丹謀入塞為鎮定高  
陽關行營同押先鋒事會許民周繼宗為人誣告與外  
裔交通干證者六十人辭服遣守珍覆問悉辨理出之  
徙真定保趙等州駐泊都監邕桂等十州安撫都監從  
曹克明降撫水州蠻築二柵以扼其要天禧初擒盜於  
青灰山累遷西京作坊使進右班都知領端州刺史卒

贈原州防禦使

韓守英字德華祥符人為內高品從駕河東奉詔至石嶺關督戰取隆州遷殿頭再遷副都知隨王繼恩招安西州為先鋒戰於劍門有功遷西京作坊使劍門都監還勾當三班院歷定州鎮定高陽關并代路兵馬鈐轄契丹圍岢嵐軍守英與鈐轄張志言知府州折惟昌帥所部渡河抵朔州以牽敵勢遂破狼水砦俘數百人敵解去遷昭宣使復領三班出為廊延路都鈐轄徙并



代路建言本路宿兵多百姓困於飛輓今幸邊鄙無事  
請留騎軍千人餘悉徙內地真宗嘉其能體朝廷恤民  
之意詔諸路視此行之歷宣政宣慶二使領冀州團練  
使雅州防禦使入內都知提舉諸司庫務卒贈定國軍  
節度觀察留後

藍繼宗字承祖廣州南海人初事劉鋹年十二歸朝為  
中黃門從駕太原傳詔營陳間多稱旨雍熙中溫仲舒  
諭西羌獻大小洛門砦而徙羌衆渭北言者以為生事

太宗遣繼宗按視還奏二砦據要害產良木不可棄帝  
悅復使繼宗勞賜仲舒累遷西京作坊副使真宗謁諸  
陵近陵舊乏水繼宗疏泉陵下從官皆取以濟擢入內  
副都知為趙德明加恩使德明與繼宗射繼宗每發必  
中德明遺以所乘名馬為內侍省右班都知遷入內都  
知仁宗即位遷左驎使歷昭宣宣政宣慶使累上章  
求罷以景福殿使邕州觀察使家居養疾卒贈安德軍  
節度使諡僖靖

雷允恭開封人初為黃門頗慧黠稍遷入內殿頭給事  
東宮周懷政偽為天書允恭預發其事懷政死擢內殿  
崇班累遷入內侍省押班章獻后初臨政丁謂潛結  
允恭凡機密事令傳達禁中由是勢橫中外以為山陵  
都監馳至陵下司天監邢中和為允恭言今山陵上百  
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第恐下有石與水耳允恭  
曰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  
行履按動經月日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

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即改穿上穴入白其事章  
獻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  
惜不可章獻后意不然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時丁謂  
為山陵使允恭具道所以謂唯唯而已允恭入奏曰山  
陵使亦無異議矣既而山穴果有石石盡水出允恭竟  
以是并坐盜金寶賜死籍其家

按雷允恭闕文應任守  
忠三人連事真宗宋史

叙于英神兩朝諸宦官之後編  
載失次今依時事改列謹識

闕文應開封人給事掖庭積遷至入內副都知仁宗初

親政與宰相呂夷簡謀以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趙積  
晏殊錢惟演皆章獻后所任用悉罷之退語郭后后曰  
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并罷夷  
簡夷簡素與文應相結使詞之乃知事由郭后夷簡遂  
怨后及再相楊尚二美人方寵尚美人於仁宗前語侵  
后后不勝忿批其頰仁宗自起救之誤中帝頸仁宗大  
怒文應乘隙遂與夷簡力謀廢后竟廢后為淨妃以所  
居宮名瑤華郭后既廢楊尚二美人益專寵楊太后亟

以為言仁宗未能去文應早暮入侍言之不已仁宗厭其煩強應曰諾文應即以輜車載二美人出二美人涕泣不肯行文應驅使登車翌日以尚氏為女道士居洞真宮楊氏別宅安置既而仁宗有復郭后之意文應大懼會后有小疾挾太醫診視數日乃言后暴崩實文應為之也累至昭宣使恩州團練使時諫官劾其罪請并其養子士良出之以文應領嘉州防禦使為秦州鈐轄改鄆州士良罷御藥院為內殿崇班始楊尚二美人出

宮左右引陳氏女入宮楊太后許以為后宋綬不可王  
曾呂夷簡蔡齊相繼論諫陳氏女將進御士良聞之遽  
見帝帝方披百葉擇日士良曰陛下閱此豈非欲納陳  
氏女為后邪帝曰然士良曰陳氏女父賤者也陛下納  
以為后無乃不可乎帝遽命出之文應後徙相州鈴轄  
車

任守忠字稷臣為入內黃門累轉西頭供奉官領御樂  
院坐事廢久之復故官稍遷上御樂供奉初章獻后聽

政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仁宗親政出為黃  
州都監西鄙用兵為秦鳳涇原路駐泊都監以功再遷  
東染院使歷為八內都知仁宗未有嗣屬意英宗守忠  
居中建議欲援立昏弱以徼大利及英宗即位拜宣慶  
使安靜軍留後守忠又語言誕妄交亂兩宮於是知諫  
院司馬光論守忠離間之罪乞斬於都市英宗猶未行  
宰相韓琦慮少緩則中變出空頭敕一道參政歐陽修  
已簽趙鼎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琦遂坐政



事堂立守忠庭下曰汝罪當死貶保信軍節度副使  
州安置取空頭敕填與之即日押行守忠久被寵幸用  
事于中人不感言其過及貶中外快之久之起為左武  
衛將軍致仕卒

張惟吉字祐之開封人初補入內黃門遷殿頭高陽關  
路走馬承受公事護塞滑州天臺埽役遷西頭供奉官  
監在京榷貨務為內殿崇班遷承制為趙元昊官告使  
還言元昊驕僭勢必叛請預飭邊備及元昊寇延州遣

按視延鄜環慶兩路器甲并訪攻守利害敵既退夏竦  
韓琦謀自鄜延深入乘虛擊之命惟吉募并汾驍勇副  
以土兵輕齎赴河外惟吉以為當持重伺變不宜馳赴  
不測以自困已而元昊果引去還奏稱旨領皇城司累  
遷入內都知河決商湖為澶州修河都鈐轄轉運使施  
昌言請亟塞之崔暉以為歲災民困役宜緩命惟吉按  
視言河可塞而民誠困財用不足宜少待之從其議遷  
如京使果州團練使復領皇城司卒贈保順軍節度使

諡忠安

石全彬字長卿初補小黃門累遷西頭供奉官仁宗使致香幣于南海密詔察所過州縣吏治民俗還具以對帝以為忠謹陝右羣盜殺鳳州巡檢遣往擒滅之元昊圍延州全彬監鄜州兵救之解圍去經略使明鎬言其勇略善將得邊人情除并代州都監進鈐轄還為押班儂智高寇廣南以為湖南江西路安撫副使出桂林請宣撫使狄青願獨當一隊以自效於是使將左方兵

力戰于邕州南方平領綿州防禦使累轉領信武軍留  
後提點奉先院熙寧中卒贈太尉定武軍節度使諡恭

僖

按宋史此下有鄧守恩傳無事蹟可錄今刪

甘昭吉字祐之開封人以内侍殿頭為英韶州巡檢捕  
盜有功再遷内殿崇班京東路都巡檢齊州武衛小校  
馮坦率營卒二百突入州廳事欲為變昭吉馳往執首  
惡十餘人立殺之餘悉縱去州以無事遷供備庫副使  
帶御器械仁宗記前功特授内侍省押班遷入内副都

知英宗即位之夕昭吉直禁中翊衛有勞超遷供備庫使康州刺史昭吉奏曰臣本孤微無左右之舉先帝知臣樸直拔用至此分當從葬願得洒掃陵寢足矣帝愛其忠特授永昭陵使加如京使還朝表辭職以左龍武軍大將軍致仕卒

按宋史此下有盧守勲王守規二傳皆無事蹟可錄今刪

李憲字子範祥符人皇祐中補入內黃門遷供奉官神宗初歷永興太原府路走馬承受數論邊事合旨王韶請復河湟命憲往視師與韶進收河州復戰牛精谷拔

珂諾城為熙河經略安撫司幹當公事按視廊延軍制

行至蒲中會棟戩首領果莊攻破踏白城殺景思立

按宋

史夏國傳及王韶景思立等傳並載景思立之死于踏白城係為棟戩別將果莊所敗棟戩始終效順並未與謀穆整雖屢犯邊而此戰實未合兵本傳原文誤作穆整合棟戩果莊之兵攻踏白城今改

穆整承

勢寇河州詔憲趣赴之憲至軍督諸將傍山焚旅帳即

日通路至河州賊餘衆保踏白官軍與戰大破之進至

餘川又破賊堡十餘穆整率酋長八十餘人詣軍門降

捷聞以功加昭宣使嘉州防禦使還為入內侍省押

班幹當皇城司令乘驛計議秦鳳熙河邊事諸將皆聽  
節度于是御史中丞鄧潤甫御史周尹蔡承禧彭汝礪  
皆極論中人不可用為將帥弗聽喇木占巴誘山後生  
羌擾邊穆整請自効衆以為不可憲曰羌人畏服貴種  
聽之往穆整盛裝以出衆聳視皆無鬪志師乘之殺獲  
萬計斬喇木占巴棟戩懼遣使奉贄効順加宣州觀察  
使累遷宣慶使元豐四年五路出師討夏憲領熙秦軍  
至西市新城復蘭州城之請建為帥府帝又詔憲領兵

直趣興靈棟戩亦稱願協力往掃巢穴憲乃總兵東上  
進至屈吳山營達囉城趨天都燒南牟府庫次葫蘆河  
而還憲既不能至靈州棟戩亦失期師無功憲欲以開  
蘭會功贖罪同知樞密院孫固曰兵法後期者斬况諸  
路皆至而憲獨不行不可赦帝以憲有功但詰擅還之  
由憲以餽餉不接為辭釋勿誅五年憲復上再舉之策  
兼陳進築五利會李舜舉入奏具陳師老民困狀乃罷  
兵趣憲赴闕改涇原經略安撫制置使時永樂城告急



憲赴援至延州而城已陷令復還熙河仍兼秦鳳軍馬  
夏人入蘭州破西關憲以蘭州乃西人必爭地彼數至

河外而相羊不進意必大舉乃增城守之備七年春

按宋

史神宗本紀載夏人大舉寇蘭州在元豐七年  
正月本傳上稱五年此訛作明年冬今改夏人果

大入圍蘭州步騎號八十萬十日不克糧盡引去又詔

憲遣問諭阿里古結等選騎渡河與賊遇破之坐妄奏

功狀罷內省職事哲宗立改永興軍路副都總管提舉

崇福宮御史中丞劉摯論憲貪功生事一出欺罔興靈

之役首違師期頓兵以城蘭州遺患至今永樂之圍逗  
留不急赴援降宣州觀察使又貶右千牛衛將軍分司  
南京居陳州卒紹聖元年贈武泰軍節度使初諡敏恪  
改忠敏憲為將雖拓地降敵而罔上害民終貽患中國  
云

張茂則字平甫開封人初補小黃門五遷至西頭供奉  
官幹當內東門盜入禁庭茂則首登屋以入獲之遷領  
御藥院仁宗不豫中夜茂則趨入扶衛或欲掩宮門茂

則曰事無可慮何至使中外生疑耶累遷內侍副都知  
熙寧初同司馬光相視恩冀深瀛四州生隄及六塔二  
股河利害進入內都知上元夜宮中火督衆撲滅累乞  
退休詔褒之仍進其官哲宗即位遷寧國軍留後加兩  
省都知卒茂則性儉素食不重味衣裘累十數年不易  
紹聖中以茂則嘗預元祐任使追貶左監門衛將軍入  
黨籍

按宋史此下有宋用臣王中正二傳俱無事蹟可錄今刪

李舜舉字公輔開封人少補黃門仁宗使督工冶金為

器既成有羨數并上之帝嘉其不欺出為秦鳳路走馬  
承受英宗立奏事京師會帝不豫內謁者止之宮門舜  
舉曰天子新即位使者從邊方來不得一見而去何以  
慰遠人謁者以聞亟召對帝意良悅因言承受公事以  
察守將不法為職而終更論最乃使帥臣保任乞免之  
遂刪舊制熙寧中累進內侍押班制置涇原軍馬五路  
師出無功議再舉李憲督饋糧言受密詔自都轉運使  
以下乏軍興者皆聽斬民懲前日之敗皆憚行出錢百

縉不能佳一夫相聚立柵山澤不受調吏往逼呼輒毆  
擊解州至械縣令以督之不能集舜舉入奏其事乃罷  
兵退詣中書王珪迎勞之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  
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  
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庭  
洒掃之職豈可當將相之任聞者恥之而珪無慚色轉  
嘉州團練使沈括請城永樂遣舜舉往廊延議之及永  
樂被圍急斷衣襟作奏曰臣死無所恨願朝廷勿輕此

賊城陷為亂兵所殺贈昭信軍節度使諡忠敏

按神宗本紀作

賜諡忠愍與本傳異

舜舉資性安重與人言未嘗及宮省事頗覽

書能文辭在御藥院十四年神宗嘗書李舜舉公忠奉

上恭勤檢身始終惟一以安以榮十九字賜之

按宋史此下有

石得一傳無事蹟可錄今刪

李繼和開封人為內侍黃門慶厯中為河北西路承受

保州兵叛塞城門距守官軍圍之不得入繼和獨上南

關門密呼所結內應者諭以禍福眾言俟李昭亮至即

斬關自歸已而果然賊平遷兩秩王則反貝州為城下  
走馬承受沙苑闕馬詔秦州置場以券市之繼和領職  
不數月得馬千數而人不擾環州弓箭手歲時給酒州  
將不與眾誼訴州將闔門不敢出繼和步入眾中譬曉  
之曰汝曹為一杯酒遂喪軀命乎眾悟散去事聞擢帶  
御器械累遷入內副都知卒養子從善援例求贈官神  
宗曰此弊事也繼和無軍功何必贈自是為定制云

按

繼和給事仁宗朝宋史叙于神哲時官  
官之後編載失次今依時事改列謹識

梁從吉字君祐開封人補入內高班王則反奉命宣慰  
還言小寇無多諸將之兵足以剪除若得重臣統其事  
不崇朝可平矣于是仁宗以文彥博為安撫招討使賊  
平又奏請分河北為路每路以一帥府統之遂建魏鎮  
定瀛四帥熙寧初為邠寧環慶路駐泊兵馬鈐轄夏人寇  
大順城圍慶州七砦從吉率兵八百餘人與戰獲其酋  
領又討平寧州叛卒以功升都鈐轄累官皇城使從高  
遵裕至寧武督士卒攻城被創進入內押班遷永州團



練使為副都知元祐中卒贈成德軍節度使諡敏恪

宋按

史此下有劉惟簡李祥  
二傳俱無事蹟可錄今刪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七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七十八

宦者傳

宋三

陳衍

高居簡

程昉

童貫

梁師成

楊戩 李彥

邵成章

藍珪 康復

馮益

甘昇

闕禮

董宋臣

陳衍開封人以內侍給事殿庭累官供備庫使梁惟簡  
薦諸宣仁皇后主管高韓王宅領御藥院尋為按行宣  
仁山陵使進左藏庫使為真定路都監御史朱之邵方  
力詆元祐政事首言衍在垂簾日怙寵驕肆交結戚里  
進退大臣力引所私俾居耳目之地張商英亦論衍交  
通宰相結託詞臣衍坐貶監郴州酒稅務惟簡以援引  
張士良梁知新以黨附皆得罪衍復徙配朱崖章惇起  
獄誣元祐諸臣云結衍輩以謀廢立士良嘗與衍同在

宣仁后閤自彬州召之使實其說士良至鍛鍊無所得  
但言宣仁彌留之際衍當可否二府事及用御寶付外  
而已安惇蔡京乃奏衍疏隔兩宮斥隨龍內侍十餘人  
于外以剪除人主腹心羽翼意在動搖大逆不道遂詔

處死

按宋史此下有馮世寧  
傳無事蹟可錄今刪

高居簡字仲路番禺人為入內黃門護作溫成原廟奉  
神物以精辦稱超轉殿頭領後死事坐奉使梓夔路多  
占驛兵降高品歷領內東門司幹當御藥院居簡每聞

外廷議論必以入告省中目為高直奏神宗即位御史  
張唐英言其資性儉巧善迎合取容中丞司馬光亦言  
其久處近職罪惡已多頃在先朝依憑城社物論切齒  
及陛下繼統復先自結納願明治其罪以解天下之惑  
于是罷為供備庫使稍遷帶御器械進內侍押班以文  
思使領忠州刺史卒

程昉開封人以小黃門積遷西京左藏庫副使熙寧初  
為河北屯田都監河決棗彊醜二股河道守之使東為鋸

牙下以竹落塞決口加帶御器械河決商胡北流與御  
河合為一及二股東流御河遂淺澱昉以開浚功遷宮  
苑副使塞漳河作浮梁于洺州兼外都水丞詔相度興  
修水利河決大名第五埽昉議塞之因疏塘水溉深州  
田又道葫蘆河自樂壽之東至滄州二百里塞孟冢口  
開乾寧軍直河作橋于真定之中渡又自衛州王供埽  
導沙河入御河以廣運路累遷達州防禦使制置河北  
河防水利御史盛陶言昉挾第五埽之功假朝廷威福

恐動州縣所聞共城河頗廢人戶水磴久無成功又議  
開沁河因察訪官按行始知不便漳河滹沱之役水占  
邢洺趙深祁五州之田王廣廉孔嗣宗錢勰趙子幾皆  
論奏其姦欺多置捷口指決河所侵便為淤田舉官廢  
吏惟其所欲又悖慢豪橫違拒聖旨者三提點刑獄司  
牒者十二願遣官代還仍行究治神宗曰王安石以昉  
知河事故加任使令開漳河用工七百萬滹沱八九百  
萬已議體量矣始安石欲興水利驟用昉昉挾安石勢

而慢韓琦後安石覺其虛誕亦疎之以憂死贈輝州觀察使遂罷都大制置河防水利司

按宋史此下有蘓利涉傳無事蹟可錄今刪

童貫少出李憲之門性巧媚自給事官掖即善策人主微指先事順承徽宗立置明金局于杭貫以供奉官主之始與蔡京遊京進貫力也京既相贊策取青塘因言貫嘗十使陝右審五路事宜與諸將能否力薦之遂命王厚領兵十萬以貫監其軍至湟川適禁中火帝下手札驛止貫母西貫發視遽納韞中厚問故貫曰上趣成



功耳師竟出復四州擢景福殿使襄州觀察使內侍寄  
資轉兩使自茲始未幾為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略安撫  
制置使累遷武康軍節度使討齊格藏征復積石軍洮  
州加檢校司空頗恃功驕恣選置將吏皆捷取中旨不  
復關朝廷寢拂京意帝欲除貫開府儀同三司京曰使  
相豈應授宦官不奉詔政和元年進檢校太尉副鄭允  
中使契丹或言以宦官為上介國無人乎帝曰契丹聞  
貫破羌故欲見之因使覘敵策之善者也使還益震奮

廟謨兵柄皆屬焉遂請進築夏國橫山為陝西河東河  
北宣撫使俄開府儀同三司簽書樞密院不三歲領院  
事更武信武寧護國河東山南東道劍南東川等九鎮  
進太傅封涇國公時人稱蔡京為公相貫為媼相將秦  
晉銳師深入河隴謂可制夏人死命遣大將劉法取朔  
方法不可貫逼之法不得已出塞遇伏而死諸軍恟懼  
貫隱其敗以捷聞百官入賀皆切齒然莫敢言闕右大  
因舊制熟羌不授漢官貫故引拔之有至節度使者弓

箭手失其分地而使守新疆禁卒逃亡不死而得改隸  
他籍軍政盡壞初貫使遼得燕人馬植歸薦諸朝遂造  
平燕之謀選健將勁卒刻日發命會方臘起睦州勢甚  
張收江浙淮南宣撫使即以所聚兵帥諸將討平之方  
臘者睦州青溪人世居縣場村託左道惑眾陰聚貧乏  
游手之徒于宣和二年十月作亂旬日聚眾至數萬兩  
浙都監蔡遵顏坦擊之皆敗死于息坑十一月陷青溪  
遂陷睦歙二州南攻衢北掠新城桐廬富陽諸縣進逼

杭州郡守棄城走州陷殺制置使陳建廉訪使趙約縱  
火六日死者不勝計警奏至京師王黼匿不以聞于是  
凶焰日熾東南大震發運使陳邁請調京畿兵及鼎澧  
槍牌手兼程以來使不至滋蔓徽宗始大驚亟遣童貫  
譚稹為宣撫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晉著漢兵十五萬以  
東且諭貫使作詔罷應奉局三年正月臘陷衢州郡守  
彭汝方死之

按宋史本傳誤作二年十二月事今  
據徽宗本紀及宋史紀事本末改二月

臘將方七佛引衆六萬攻秀州統軍王子武棄城固守

已而大軍至合擊之斬首九千築京觀五賊還據杭貫  
積前鋒至青州堰水陸並進臘復焚官舍府庫民居乃  
宵遁諸將劉延慶王康王渙楊惟忠辛興宗王淵相繼  
至盡復所失城四月王淵裨將韓世忠入賊巢擒臘以  
出并取臘妻子及偽相方肥等五十二人于梓桐石穴  
中殺賊七萬四年三月餘黨悉平進貫太師徙國楚臘  
既平而北伐之役遂起後以復燕山功詔解節越為真  
三公加封徐豫兩國越兩月命致仕而代以譚稹明年

復起領樞密院宣撫河北燕山七年詔用神宗遺訓能  
復全燕之境者胙土錫以王爵遂封廣陽郡王是年尼  
堪南侵貫在太原遣馬擴辛興宗往聘以嘗金金人以  
納張覺為責且遣使告興兵貫厚禮之使者勸貫速割  
兩河以謝貫氣褫不能應謀遁歸太原守張孝純謂之  
曰金人渝盟王當令天下兵悉力枝梧今委之而去是  
棄河東與敵也河東入敵手奈河北何貫怒叱之曰貫  
受命宣撫非守土也遂奔入都欽宗已受禪下詔親征

以貫為東京留守貫不受命而奉上皇南巡貫在西邊  
募長大少年號勝捷軍幾萬人以為親軍環列第舍至  
是擁之自隨上皇過浮橋衛士攀望號慟貫恐行不速  
使親軍射之中矢而踣者百餘人于是諫官御史議者  
蜂起初貶左衛上將軍連謫昭化軍節度副使竄之英  
州吉陽軍行未至詔數其十大罪命監察御史張徵迹  
其所至蒞斬之及于南雄既誅丞首赴闕梟于都市貫  
握兵二十萬權傾一時嘗有論其過者詔方劾往察劾

一動一息貫悉偵得之先密以白且陷以他事劾反得  
罪逐死貫狀魁梧偉觀視頤下生須十數皮骨勁如鐵  
不類閩人後宮自妃嬪以下皆獻餉結納左右婦寺譽  
言日聞寵煥翕赫庭戶雜運成市岳牧輔弼多出其門  
廝養僕圉官諸使者至數百輩窮姦稔禍流毒四海雖  
殄醢不償責也

梁師成慧黠習文法稍知書領睿思殿文字外庫主出  
外傳旨政和間得君貴幸至竄名進士籍中積遷晉州



觀察使興德軍留後歷護國鎮東河東三節度至檢校  
太傅遂拜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換節淮南時徽宗留意  
禮文符瑞之事師成善逢迎希恩寵命入處殿中凡御  
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吏習倣帝書雜詔旨以出外  
廷莫能辨師成實不能文而高自標榜自言蘓軾出子  
時天下禁誦軾文師成訴于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軾  
之文稍出以翰墨為己任四方雋秀士必招致門下多  
寘書畫卷軸于外舍邀賓客縱觀得其題識合意者輒

密加汲引王黼父事之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為  
隱相黼造伐燕議師成贊決又薦譚稹為宣撫燕山平  
策勲進少保益通賄賂士人入錢數百萬以獻頌上書  
為名令赴廷試唱第之日侍于帝前囁嚅升降其小吏  
儲宏亦豫科甲而執廝養之役如初李彥括民田于京  
東西所至偕坐堂上監司郡守不敢抗禮有言于帝師  
成適在傍抗聲曰王人雖微序于諸侯之上豈足為過  
言者懼而止師成貌若不能言然陰賊險鷲遇間即發

家居與黼鄰帝幸黼第見其交通狀朱勗因乘隙攻之  
帝罷黼相師成由是益絀郅王楷寵盛有動搖東宮意  
師成力保護欽宗立嬖臣多從上皇東巡師成以舊恩  
留京師于是太學生陳東布衣張炳力疏其罪帝迫于  
公議詔暴其罪責為彰化軍節度副使開封吏護至貶  
所行次八角鎮縊殺之以暴死聞籍其家

楊戩少給事掖庭主掌後苑善伺人主意自崇寧後日  
有寵知入內侍省政和四年為彰化軍節度使首建

期門行幸事以固其權歷鎮安清海鎮東三鎮由檢校  
少保至太傅遂謀撼東宮有胥吏杜公才者獻策于戩  
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轉究尋至無可證  
則度地所出增立賦租始于汝州浸淫于京東西淮西  
北括廢隄棄堰荒山退灘及大河淤流之處皆勒民主  
佃額一定後雖衝蕩回復不可減號為西城所又築山  
梁古鉅野澤綿亘數百里濟鄆數州賴其蒲魚之利立  
租算船納直一邑率于常賦外增租錢至十餘萬緡水

早蠲稅此不得免擢公才為觀察使宣和三年戩死贈  
太師吳國公而李彥繼其職彥天資狠復密與王黼表  
裏置局汝州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陳指為天荒  
雖執印券皆不省魯山闔縣盡括為公田焚民故券使  
田主輸租佃本業訴者輒加威刑致死者千萬公田既  
無二稅轉運使亦不為秦除悉均諸別州京西提舉官  
及京東州縣吏劉寄任輝彥李士漁王許毛孝立王隨  
江惇呂垓錢棫宋憲皆助彥為虐如奴事主民不勝忿

痛發物供奉大抵類朱勔凡竹數竿用一大車牛驢數  
十頭輦致龍鱗薜荔一本費踰巨萬皆責辦于民經時  
閱月農不得耕財殫力竭或自縊輓輓間潁昌兵馬鈐  
轄范寥不為取竹誣以刊蘓軾詩文于石為十惡竟令  
勒停靖康初詔追戮所贈官爵彥肖削官賜死籍其家劉  
寄以下十人皆停廢復范寥官

邵成章欽宗朝內侍也帝入青城命成章衛皇太子赴  
宣德門稱制行事太子北去成章留汴康王將即位元

祐太后遣成章奉乘輿服御至南京從幸揚州金人掠  
陝西京東諸郡羣盜起山東黃潛善汪伯彥匿不以聞  
及張遇焚真州去行在六十里帝亦不之知也成章疏  
奏二人罪惡曰必誤國且申潛善等使聞之帝怒除名  
編管南雄州侍御史馬伸言成章緣上書得罪今是何  
時以言為諱久之帝思成章忠直召赴行在其徒忌之  
諧于帝曰邵九百來陛下無歡樂矣遂止之洪州金人  
入洪聞其名訪求得之謂之曰知公忠正能事吾主可

坐享富貴成章不應脅之以威亦不從金人曰忠臣也  
吾不忍殺遺之金帛而去

藍珪康履初皆為康王府都監入內東頭供奉官嘗從  
康王使金營及開元帥府並主管機宜文字既即位二  
人俱恃恩用事履尤妄作威福劉光世等多曲意事之  
帝知之詔內侍不許與統兵官相見違者停官編隸履  
終無所忌憚與內侍曹擇凌忍諸將俄遷內侍省押班  
金州觀察使帝在揚州金兵卒至帝馳馬出門百官不



戒備從行者惟履等五六人自是履等益自銜愈有輕  
外朝心及幸吳江其黨競以射鳴為樂臨浙觀潮供帳  
遮道統制苗傅等切齒曰此輩使天子至此猶敢爾耶  
傅幕客王世修亦疾中官恣橫以告武功大夫劉正彥  
正彥曰會當共除之王淵躋樞筦元彥以為由宦者所  
薦愈不平謀遂決伏兵斬淵遣兵圍履家分捕中官皆  
殺之履馳入白帝傅等至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凡中  
官所王者皆得美官王淵遇賊不戰交康履得樞密中

官在外者已誅更乞誅康履藍珪曾擇等以謝三軍帝  
不忍除傅等官以安之傅等不退帝不得已遣人執履  
付之傅即腰斬履梟其首尋捕珪擇等皆編置遠州擇  
行一程追還斬之傅等誅贈履官謚榮節珪等還中  
書舍人季陵言中官復召其黨與相賀氣馱益張中外  
切齒不報珪至自武功大夫擢內侍省押班尋升內侍  
省都知珪初與履同進而驕橫不及履故幸以壽終  
馮益康王邸舊人王即位自入內東頭供奉官遷幹辦

御藥院兼皇城司侍舊恩驕恣帝幸浙東益與御前右  
軍都統制張浚爭渡以語侵浚且訴于帝事下御史臺  
侍御史趙鼎言明受之變起于內侍覆轍不可不戒事  
乃己紹興三年授武功大夫康州防禦使帶御器械時  
帝用侍御史常同言詔皇城司並隸臺察益言非祖宗  
舊制帝為追寢前詔特遷宣政司益自言藩邸舊史乞  
加恩遂升明州觀察使內廐舊有騏驎院官益請別置  
御馬院自領其事又擅穿皇城使內侍御史沈與求以

為言趙鼎等皆患之會劉豫揭榜山東言益遣人收買  
飛鴿因有不遜語張浚請斬益以釋謗帝不許鼎言事  
關國體當解職加罰乃與祠放歸益自是家居廩祠者  
十四年先是偽柔福帝姬之采自稱為王貴妃季女益  
自言嘗在貴妃閣遣之驗視遂以真告及事覺益坐驗  
視不實送昭州編管尋以與皇太后連姻得免卒于家

按宋史此下有張去為陳源  
二傳俱無事蹟可錄今刪

甘昇內侍省押班澤之養子澤死昇累遷亦至押班乾

道中昇頗用事臨安尹胡與可為小官時丐貸于臨安  
富民馬氏不如欲銜之至是馬以鬻官鹽踰格繫獄與  
可諷有司以私鹽論御史陳升卿決獄平反之昇之子  
婦與可女也乃陰為與可地譖升卿為豪民脫罪所得  
至萬緡帝疑遂罷升卿馬流嚴州時昇為內押班與  
曾覲王抃相盤結士大夫無恥者爭附之既而覲死抃  
逐獨昇在朱熹力言之帝曰昇乃德壽宮所薦謂有才  
耳熹曰姦人無才何以動人主昇用事二十年招權市

賄黃由對策亦頗及之後帝察其姦遂抵之罪籍其貲

竟以廢死

按宋史此下有王德謙傳無事蹟可錄今刪

闕禮高宗朝宦者淳熙末積官至保信軍承宣使孝宗頗親信之後命提舉重華宮孝宗崩光宗疾不能執喪樞密趙汝愚等請建儲以安人心光宗御批有念欲退閒語丞相留正懼納祿去人心愈搖汝愚再遣戚里韓侂胄因內侍張宗尹以禪位之議奏太皇太后未獲命而侂胄退與禮遇禮知其意問之侂胄不以告禮指天

自誓不言侂冑白其事禮即入宮泣告太后且曰留丞相已去所恃者趙知院耳今欲定大計而無太皇太后之命計無所出亦將去矣太后悟遂命禮傳旨侂冑以諭汝愚約明日太后垂簾上其事又明日嘉王入行禪祭汝愚即簾前進呈御批太后遂命即皇帝位尋除禮入內侍省都知又差兼重華慈福宮承受充提舉皇城司遷中侍大夫禮不以功自居乞致仕不許乞免推恩又不許南渡後內侍可稱者惟邵成章與禮云

董宋臣理宗朝宦者淳祐中以睿思殿祇侯特轉橫行官  
寶祐三年兼幹辦佑聖觀逢迎上意起梅堂芙蓉閣香  
蘭亭強奪民田引倡優入宮招權納賄無所不至姦人

丁大全因緣以進人以董閻羅目之

自逢迎上意至此  
據續通鑑及宋史

紀事本  
未增輯

侍御史洪天錫劾之不報天錫坐左遷大理少

卿開慶初元兵駐江上京師大震宋臣積帝遷幸寧海  
軍簽判文天祥上疏乞誅宋臣又不報景定四年自保  
康軍承宣使除入內內侍省押班尋兼主管景獻太子



府事會天祥以著作佐郎兼景獻府教授義不與宋臣  
聯事上書求去天祥出知瑞州言者論宋臣不置帝曲  
為庇之秘書少監湯漢上封事言宋臣十餘年來聲猷  
薰灼其力能去臺諫排大臣至結允渠以致大禍中外  
惶惑切齒願收還押班等除命不勝宗社之幸疏入帝  
亦不之省命主管御前馬院及酒庫既卒猶命特轉節  
度使其見寵愛如此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七十八